

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

浅近录 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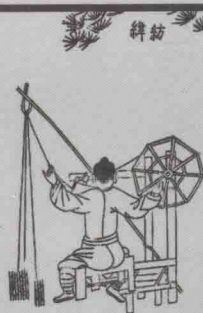
凡早稻种 秋初收藏 当年播种 烈日火气在南 入仓磨中 关团太急 则其谷粘带暑气（勸农之家偏受此患） 明年田有臭肥 土脉发 暖 东南风动暖 则尽发臭火 大坏苗穗 此一灾也 若种谷晚凉入 磨 或冬至数九天收藏露水 凉水一夏（麦春即不验） 清明湿种时 每石以数碗激洒 立解暑气 则任从东南风暖 而此苗穗言异常矣（崇祯种肉） 反怨鬼神

凡稻播种时 或水浮数寸 其谷米即沉下 骤发狂风 堆积一隅 此二灾也 谨视风定而后撒 则沉力减缺矣

凡谷种生秧之后 妨雀鸟聚食 此三灾也 立标飘物虚偏 则雀可驱矣

凡秧沉脚未定 阴雨连得 则拔折过半 此四灾也 遮天时需三日 则稻粒皆生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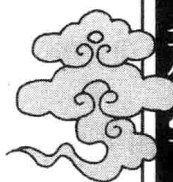
凡苗既画之后 亩上肥草速发 南风熏然 画内生虫（形似蚕蚕）



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

浅近录·上

清朝·张鉴／著

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浅近录/华辰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7. 5
(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)

ISBN 978 - 7 - 80723 - 230 - 8

I. 浅… II. 华… III. 道德修养 - 中国 - 古代
IV. B8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63839 号

历代科学与思想学术文献(浅近录·上)

主 编: 华 辰

责任编辑: 王月霞

装帧设计: 辉煌时代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电 话: 0471 - 4919981(发行部)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2552 千字

印 张: 111.75

版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3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80723 - 230 - 8

定 价: 528.00 元(16 册)

远方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卷 一	(1)
敦伦总	(1)
教 子	(3)
事父母	(14)
兄 弟	(25)
敬 兄	(31)
不因妻子乖兄弟	(35)
夫 妇	(38)
卷 二	(41)
教家总	(41)
家 法	(44)
贻 谋	(52)
门 第	(54)
睦 族	(57)
治 生	(61)
冠	(64)
婚	(66)
丧	(71)
祭	(71)
卷 三	(72)

闺范总	(72)
女 训	(72)
贤 母	(74)
贤 孝	(83)
卷 四	(92)
居心总	(92)
主 敬	(94)
存 诚	(97)
立 志	(99)
收放心	(101)
平 情	(103)
寡 欲	(105)
羞 耻	(109)
省 察	(111)
思 虑	(113)
警 惕	(114)
卷 五	(122)
持身总	(122)
威 仪	(125)
立 品	(128)
谨 言	(131)
慎 行	(134)
闻 过	(137)
改 过	(140)
勤	(143)
俭	(145)
廉 介	(149)

善 恶	(151)
富贵贫贱	(154)
炎 凉	(160)
自 立	(161)
守分安命	(162)
吉凶祸福	(166)
是非利害	(170)
宽	(173)
安 详	(175)
知 足	(177)
报 应	(179)
养 生	(182)
辨 惑	(184)
宴 安	(190)
戏 谑	(192)
演 剧	(194)
卷 六	(196)
处世总	(196)
公 正	(199)
度 量	(203)
长 厚	(209)
恕	(214)
余 地	(216)
感 化	(219)
处世事	(221)
处难处	(225)
远 识	(228)

错 误	(230)
骄 矜	(231)
刻 薄	(235)
含 蓄	(237)
择 交	(240)
交 友	(241)
朋友责善	(246)
居 官	(249)
听 言	(260)
观 人	(262)
自尽自责	(265)
责 人	(267)
待 人	(269)
对待小人	(276)
处乡里	(279)
取 与	(280)
施 济	(281)
便宜吃亏	(284)
忍	(287)
横 逆	(289)
毁 誉	(293)
恩 怨	(298)
谗 谄	(301)
不辩诬	(304)
宴 会	(306)
珍 玩	(308)
奴 仆	(311)

卷 七	(315)
格言总	(315)
铭	(325)
训 诫	(330)
诗	(348)
名 语	(357)
卷 八	(367)
读书总	(367)
论 学	(371)
教 导	(375)
功 课	(381)
诵 读	(386)
讲 解	(387)
思 索	(388)
问 辨	(392)
实 行	(395)
甘 苦	(397)
经 籍	(398)
论 文	(402)
举 业	(408)

卷 一

敦伦总

薛文清公戒子书曰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伦理而已。何谓伦：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、五者之伦序是也。何谓理？即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五者之天理是也。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。苟伦理一失，虽有人之名，实禽兽之行，仰貽天地凝形赋理之羞，俯为父母一气流传之玷。将何以立于人世哉。

明代薛文清的《戒子书》里说：人区别于禽兽的东西，只有伦理。什么是“伦”？伦就是指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五者之间一种特定的尊卑次序。什么是“理”？理就是指父子之间应有亲情、君臣之间应有忠义、夫妇之间应有区别、长幼之间应有顺序、朋友之间应有信义这五种天理。对于伦理能够明白并且按伦理行事的才称得上人。如果失掉伦理，虽然有着人的名义，实际上做的却是禽兽的行径，对上留下了有愧于天地造成人体并赋予人天理的羞惭，俯首又觉得玷污了父母所赐的气血精华。这种人凭藉什么立足人世呢。

张杨园曰：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人伦之大，一家之中惟此三

亲而已，不可稍有乖张。父子尤其本也。一处乖张，即处处乖张，安有缺于此而全于彼者？自古人伦之变，祸败所贻常及数世，天道然也。

张杨园说：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这是人伦中的主体，一家之中只有这三种亲缘关系，不能有半点违背。父子之亲尤其是人伦关系的根本。在一处违逆伦理，就会处处不合伦理，哪有在这里有缺欠而在别处就能周全的道理呢？自古以来人伦之间的紊乱，其祸患常常会殃及几代人，这是天道的规律呀！

史搢臣曰：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纵到极尽处，只是合当如此，着不得一毫感谢居功念头。如施者视为德，受者视为恩，便是路人，便成市道矣。

史搢臣说：父对子慈爱，子对父孝顺，兄对弟友善，弟对兄恭顺，这些即使发挥到极限，只不过是理当如此。不能持有丝毫感激或者居功的念头。如果遵守伦理的人将自己所做的看成是德，而接受的人又将它看作是恩的话，那就成了毫不相干的陌路人，就成了市井路途之中的一般关系。

袁君载曰：自古人伦不齐，或父子不能皆贤，或兄弟不能皆令，或夫流荡，或妻悍暴，少有一家之中无此患者，虽圣贤亦无如之何。譬如身有疮痍疣赘，虽甚可恶不可决也。惟当宽怀处之。能知此理，则胸中泰然矣。古人所以谓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间人所难言者如此。

袁君载说：自古至今人伦关系是不可能都那么齐全的，有的父与子不是都道德，有的兄与弟不是都有良好的品质，有的丈夫放纵浪荡，有的妻子泼辣凶暴，没有这些忧患的家庭不多见，即使是圣人也不知该怎么办。就好象疮疣等疾病缠身，虽然明知非

常可恶，却又没有办法使其彻底根除，只有放宽胸怀去对待它。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，心地也就坦荡多了。古人就这样来形容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间难以言讲的遗憾。

教 子

横渠张子曰：教小儿先要安详恭敬。今世学不讲，男女从幼便骄惰坏了，到长益凶狠，只为未尝为了弟之事，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，病根常在。又随所居而长，至死只依旧。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，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，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，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，甚则至于徇私意，义理都丧也。只为病根不去，随所居所接而长。

横渠的张载说：教育孩子先要从“安、详、恭、敬”四个字着手。如今的文化不讲究这四个字，许多男女孩子自小便骄纵懒惰，长大以后愈加变得厉害，由于从未做过为人子女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对他的长辈也就不肯服从了，这种骄惰的病根总是长期存在。以后又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骄纵懒惰的毛病到死都有。为人子女的却又不肯侍奉长辈，不肯回答长辈的询问，待朋友而不够尊敬，拜官员而不够恭顺，当宰相不重用天下有志之士，甚至于一厢情愿，为所欲为，使得大义公理全部丧失。所有这些都由于未进行“安、详、恭、敬”的教育，致使这个病根始终不能除去，而且随着年龄的长大，随着人际关系不断扩大的缘故。

杨文公家训曰：童稚之学，不止记诵，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。日记故事不拘今古，必先以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等事，如黄香扇枕、陆绩怀橘、叔敖阴德、子路负米

之类，只如俗说，便晓此道理。久久成熟，德性若自然矣。

杨文公的家训上讲：孩子的学习，不能只限于记忆诵读方面，培养小孩子有优良的见地和才能首先应该以“先人之言”为重。讲的日记、故事不必局限于现在的还是古代的。重要的是讲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之类，比如象黄香扇枕、陆绩怀橘、叔敖阴德、子路负米等等这些千古流传的故事。只有象这些浅俗易懂、流传已久的故事，才能够让小孩子懂得“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”等各种为人处事的道理。时间长了，孩子的见识多了，思想成熟了，良好的品质便好象自然形成的一样呀。

伊川程子曰：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子，是故小学之法以豫为先。盖人之幼也，心知未有所主，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，使盈耳充腹，久自安习，若固有之者。后虽有谗言摇惑，不能入也。若为之不豫，及乎稍长，意虑偏好生于内，众言辩口铄于外，欲其纯全，不可得矣。

宋代的程颐说：古时候的人教育孩子从他能吃能说话的时候开始，所以《小学》中提倡的方法是讲究预先教育。幼年时代的人，心智未成熟，还没有主见，这时候就应当每天对他讲一些至理格言和权威的理论，让他的耳朵里，脑子里充满这些思想，时间一久，这些格言至论就好象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想法一样。以后即使有外人的谗言，以及各种谣传蛊惑的话语等，那时就不能被他采纳了。假如不做这种预先教育的话，等他年纪稍长大了些，思想有了一定的考虑，有了一定的偏爱，再加上外人种种不同言论对他的影响，这时候如果再想要他保持纯洁的思想，那就不大可能了。

《颜氏家训》曰：父母威严而有慈，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。吾见世闻无教而爱。饮食云为恣其所欲，宜戒翻奖，应诃反笑。及有识知，谓理当然。骄慢已习，方乃制之，捶楚无威，忿怒增怨。溺于小慈，养成大恶。孔子曰：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谚曰：教妇初来，教子婴孩。诚哉斯言。

《颜氏家训》上说：做父母的既要有威严又要有慈爱，那么子女就会畏惧谨慎而生出孝顺之心。一些不加以教育而一味溺爱孩子的情形我时常见到听到。在饮食方面放纵孩子的欲望，任意满足他们，应当惩戒的地方反而奖励，应当责备的地方反而笑脸相迎。等到孩子懂事了，见识多了，他就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，骄纵傲慢的习性已经形成。这时候才去阻止他，痛打责骂已经失去威性，吓不倒孩子，怒斥相反会惹来孩子的愤恨。一味的只沉溺于微小的慈爱即会养成孩子的大恶。孔子说：少年时代养成良好的品质就象是天性一样，久而久之就会成为自然。有谚语说：教导媳妇应该在她刚进门的时候，教育孩子应该趁他还是婴儿的时候。这些话说的再恰当不过了。

吕新吾曰：儿女辈常着他拳拳曲曲、紧紧恰恰，动必有畏，言必有警，到自专时尚不可知。若使之快意适情，是杀之也。此愚父母之所当知也。

吕新吾说：教诲儿女辈应常常让他小心谨慎，使他做事、说话有所畏惧，有所警戒，等到他自立时还不知道呢。如果让他为所欲为、随心所欲，那对他是有很大害处的。那些愚笨的父母应当懂得这个道理。

吕新吾曰：子弟，事人者也。未为父兄以前，莫令奴婢奉事，长其骄惰之性。当日使勤劳、常令卑屈，此终身之福。不

然，是杀之也。昏愚父母，骄奢子弟，不可不知。

吕新吾说：做人家子弟的，是侍候人的人。在没有成为别人的父、兄之前，不要指使奴婢侍候他，以致助长他的骄纵懒惰的性质。每日应当让他勤劳做事，常常让他卑下顺从，这便是他终生的福气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是在毁他呀。昏愚的父母以及骄奢的子弟，必须明白这个道理。

陆桴亭曰：朱子蒙卦注，“去其外诱，全其真纯”八字最好。童子时，惟外诱最坏事。如擗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类，极易使人流荡忘返。善教子者，只是形格势禁，不使得亲外诱。《乐记》所谓“奸声乱色不留聪明。淫乐慝礼不接心术”是也。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，使父兄不为非礼之戏，则子弟自然无处得接耳目。

陆桴亭说：朱熹在蒙卦的注解里说的“去其外诱、全其真纯”八个字最好。做孩子的时候，唯一只有外来的诱惑最坏事。比如擗蒲博弈以及看扮演故事之类的东西最容易让人乐不知返。擅长教导子女的人，只是设置种种限制，不让他去亲近外来的引诱。正如《乐记》中所讲的：“让那些虚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存留在耳目里，让那些低秽的音乐和奸邪的礼节不亲近心灵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过其最主要的还在于端正根本，肃清源流，使那些为人父兄的人不干不合礼仪的事情，那么子弟们自然就得不到那些使他们耳听目见的外来的引诱了。

陆桴亭曰：教子须是以身率先，每见人家子弟，父兄未尝着意督率，而规模动定，性情好尚辄酷肖其父，皆身教为之也。念及此，岂可不知身省。

陆桴亭说：教育自己的孩子应该以身作则，常常见到别人家的子弟，他们的父兄没有用心去督察，作榜样，而那些子弟的行

止动静以及性情爱好非常酷似他们的父辈，这些都是他们的父兄身教导致的后果呀。每每想到这，难道为人父兄的还不知道反省吗？

汤文正公曰：教子弟只是令他读书。他有圣贤几句话在心中，有时借圣贤言语照他行事开道之，他便易有省悟处。

汤文正说：教导子弟只是让他读书。书读得多了，他的心中有几句圣贤人的话，有的时候引用这些圣人所讲的话，这些言语指引他的道路，让他依着做事，那么他最容易有所觉醒。

张杨园曰：虽肄诗书，不可以不令知稼穡之事；虽秉耒耜，不可以不令知诗书之义。近世以耕为耻，耻非所耻矣。耕则无游惰之患，无饥寒之忧，无外慕失足之虞，无骄侈黠诈之习。思无越畔，土物爱，厥心臧，保世承家之本也。但因而废学，一任蚩顽，则不可耳。

张杨园说：即使让孩子学习诗书，不可以不让他知道农活儿；即便是农民，无论怎样也要让他通晓诗书的道义。现代的人把耕作看成是羞耻的事，然而可耻的并不是耕作。耕作就没有游荡怠惰的祸患，没有饥寒的烦恼，没有倾慕外物外人而导致失足的忧虑，没有骄奢狡诈的习性。思想不脱离界限，对土地物品充满热爱，心地善良，这就是保持和继承世界及家业的根本。但是如果因为耕作而将学业荒废，一味任其愚昧淘气，那可就不行了。

唐太宗自立太子，遇物则诲之。见其饭，则曰：“汝知稼穡之艰难，则常有斯饭矣。”见其乘马，则曰：“汝知其劳，不竭其力，则常得乘之矣。”见其乘舟，则曰：“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民犹水也，君犹舟也。”见其息于木下，则曰：“木从绳则

正，君从谏则圣。”

唐太宗李世民自从立了太子以后，只要遇到什么东西就会教导他。看见太子在吃饭，太宗说：“你如果知道农家春播秋收的艰辛你就会始终有饭吃了。”看见太子在骑马，就说：“你要是知道马的疲劳，不耗尽它的气力，那么你就可以常常骑它了。”看见太子在乘船，就说：“水能够将船托起，也能够将船打翻。天下百姓就好比是水，国君就好比是船。”看见太子在树下休息，就说：“木材按照墨绳来锯就会正直，君主接纳臣民的谏言，就会英明。”

马援兄子严敦，并喜识义，而通轻侠客。援在交趾，还书戒之曰：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。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。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。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飭之士，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；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。

马援的两个侄子马严和马敦，兄弟俩都喜欢乱发议论，并且都瞧不起侠义之士。马援在交趾，向他们寄信来劝戒：“我希望你们听说别人的过失就好象听到自己的父母的的名字一样，耳朵里可以听到，嘴上却不能讲出来。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，妄自评论是非对错，这是我最恼恨的事，我宁死也不愿意让我们家的子孙有这种劣行。龙伯高为人敦实厚道，谨慎周到，说话诚恳、谦逊节俭刚直不阿，威名甚高。我爱戴他看重他，希望你们以他为榜样。杜季良为人豪爽侠义，担忧着别人的忧愁，快乐着别人的快

乐，清与浊区别得很清楚明白。他父亲去世时，办丧事请客人，几个郡的人都来了。我爱戴他看重他，却不愿意你们模仿他。效仿龙伯高，虽然学不成，还可以成为谨慎严整的人物，如俗语所说的即使鸿鹄雕刻不成还可以雕刻得象只野鸭呀。倘若模仿杜季良而学不成的话，就会变为天下浅薄下流之小人，如人们所说的老虎画不成反而象只狗了。”

柳玭尝著书戒其子弟曰：坏名灾己，辱先丧家，其失尤大者五，宜深志之。其一，自求安逸，靡甘淡泊，苟利于己，不恤人言。其二，不知儒术，不悦古道，懵前经而不耻，论当世而解颐。身既寡知，恶人有学。其三，胜己者厌之，佞己者悦之，惟乐戏谈，莫思古道。闻人之善嫉之，闻人之恶扬之。浸渍颇僻，销刻德义，簪裾徒在，厮养何殊。其四，崇好优游，耽嗜麴蘖。以衔杯为高致，以勤事为俗流，习之易荒，觉亦难悔。其五，急于名宦，匿近权要。一资半级虽或得之，众怒群猜鲜有存者。余见名门右族，莫不由祖先忠孝勤俭以成立之，莫不由子孙顽率奢侈傲以覆坠之。成立之难如升天，覆坠之易如燎毛，言之痛心，尔宜刻骨。

柳玭曾经写书劝诫他的子弟，说：“一个坏的名誉会给自己带来深重的灾难，不仅使先辈受辱，还会使家门受辱，有五种情形给人带来的损失最大，应该深刻地记住。第一，自己追求安逸，不甘于淡泊，贪图功名利禄，只要认为对自己个人有利，丝毫听不进别人的话。第二，不知道儒家学说，不喜欢自古流传的道理，对前人的经典糊里糊涂却不认为是羞耻，谈论当今的人和事却是一知半解。自己知道得很少，却又不喜欢别人有学识。第三，对才能超过自己的人很厌恶，对奉承自己的人很喜欢，只愿